

特邀主持



赵翼如
资深编辑、记者。现供职于江苏省作家协会，一级作家。著有《倾斜的风景》《有一种毒药叫“成功”》等，曾获冰心散文奖。

男女之别

关于男女之别，我是那次一下子领教的——

在安徽绩溪，忽遇一弯太清澈的溪水。我们裙装女生，忍不住把自己搁进去，舒展在波纹里，一无所想，浑如一株抽芽的树……咦，男生怎么不见了？皆在拐角浅滩处。一个个低头、寻觅、两眼圆睁、双手鼓鼓——握满各色好看的卵石。

女生则一个个仰脸、闭目、两手空空——却被绿色灌满，被山泉过滤，收获了青春记忆的倒影。

可见男人更物质，手里总要实实在在抓住点什么。每粒石子直触存在的水底，敲碎了水面的空灵映像。

本期《行者》，且听听女人们的声音。

第二届“紫金·人民文学之星”最近在宁颁奖。有几位30岁以下的获奖者（多为女生），为《行者》留下了一点心路轨迹。

《行者》刊登的稿件，江苏省内媒体严禁转载，省外媒体如需转载，需经本报同意，并在刊登时注明出处。

《行者》为文学周刊，每周一见报（4个版）。期待您品读之后的“回声”，并欢迎投稿。
邮箱：xdkbingzhe@126.com

埃及艳后的智慧

文/徐小斌

容貌美丽也不一定全是好事。古来便有红颜薄命之说，抛却此说，美丽还容易掩盖一个人的其他品质，譬如智慧。一个女子容貌平平略有才智，容易被人看作“才女”，而一位天姿国色的女子再有智慧，恐怕也是“疑似花瓶”，或者干脆“疑似肉弹”，要翻身也难。就连鼎鼎大名的克丽奥佩特拉亦难逃此劫。

克丽奥佩特拉这个名字，我们最早是从好莱坞巨片《埃及艳后》中知道的，还同时知道：这位古埃及托勒密王朝的末代女皇，那传奇般的绝世美貌，她与恺撒、安东尼等英雄人物的情缘，曾激发过无数人的想象力，如但丁的《神曲》、莎士比亚的《恺撒大帝》等，都曾将其描述为一个“旷世的肉感妖妇”；而萧伯纳也称她为“一个任性和不专情的女性”。在《埃及艳后》中，克丽奥佩特拉更是被描绘成凭着色相诱惑恺撒拜倒在石榴裙下，助其击溃亲生胞弟而出掌王位；恺撒遇刺后，她又诱使安东尼为其效力。然而天不从人愿，安东尼的作为激起了罗马市民的愤怒，

在与罗马人交战中彻底败北之后，克丽奥佩特拉眼见大势已去，以毒蛇噬胸自杀，时年38岁。于是，妖艳、美丽、性感成为了这位埃及女皇的代名词。

不过，却也有史书记载说，她的面容“既不出众，也不惊人”，更多的是依靠智慧而进行统治的。她有着令人吃惊的政治智慧，事实上，在恺撒死后，她急欲求得安东尼的庇护，但却碰了一个软钉子。于是，她马上把主攻方向转向安东尼手下最得力的大将卡尼迪斯，以贿赂的手段买通了这位影响力非凡的罗马大将。正是卡尼迪斯后来说服了安东尼，让他同意庇护克丽奥佩特拉，而安东尼也从此陷入埃及艳后的温柔陷阱中不可自拔。据说，这一段历史后来找到了确凿证据：她的亲笔签名文件。具体内容是，女皇答应给罗马帝国大将军卡尼迪斯以优惠的商品进出口关税——允许他每年免税向埃及出口1万袋小麦，进口5000安普耳的上好埃及美酒。这份文件的末尾有一个笔迹秀美的单词，正是埃

及女皇的亲笔签名——于是，这便成为了她贿赂罗马大将的铁证。

实际上，在克丽奥佩特拉统治时代，古埃及仍保持着繁荣。至今，在亚历山大港外海海底，依然保存着完整的街区和雕像，那便是她和最后一个情人迈克·安东尼共筑的爱巢——亚历山大城。使这座极富有传奇色彩的皇家古城获得重生的，是海洋探险家弗兰克·戈迪奥和他的考古探险队，他们的惊人发现，都证明了古埃及历史上那段仍然繁荣的历史，当然也证明了“埃及艳后”绝非只是凭美貌来保家卫国，捍卫自己王位的。她运用的技巧跟现在处理国际关系系的做法并没有什么两样。

历史的某些层面，往往是被掩盖着的，“埃及艳后”的智慧便被她的“美丽”掩盖了，她究竟是不是那么美丽，我们无从考察，而她的智慧却已成为了确凿无疑的事实。我们可以想象，假如克丽奥佩特拉地下有知，她会对《埃及艳后》说什么呢？■

消逝

文/代薇

一个马上就可以做参议员的男人爱上了他儿子的女朋友，两个人一见钟情，电光火石般爱得死去活来。他们想方设法寻找各种机会在一起，办公室、旅馆、会议间隙，到处留下他们火星飞溅的激情。清醒的时候也知道应该悬崖勒马，男的说，别再见面了，这是最后一次。她看着他，不点头也不摇头，走了。过了一段时间，她去他家里，当然是以未来儿媳妇的身份。一家人吃饭的时候，他俩的目光在饭桌上推来挡去的，千回百转，恍若隔世。第二天，她差人将一个小盒子送到他的办公室，里面是一把闪亮的公寓钥匙——他立刻像子弹奔向胸膛一般向她狂奔而去！他愿意为她死一千次，哪怕万劫不复也在所不惜。

一切重又开始。他俩如同两架失事的飞机，以撞毁的速度向彼此坠落。直到有一天，忘乎所以的两人被他儿子推门进来撞见了，脸色惨白的年轻人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，一步一步后退，从楼梯上掉下去，摔死了。这件事成了轰动一时的丑闻，这个男人的家庭、事业全毁了。

很早就知道这部电影，最近才看了影碟，它的中文译名叫《烈火情人》（也有译作《爱情重伤》）。由大明星茱丽叶·比诺什和杰瑞米·艾恩斯主演，这大概是两位世界级艺术家最疯狂的一次合作了。除了他们，不会再有人能够表现出如此致命的力量。

这对生死情人最后怎么样了？影片的结尾特别惨，身败名裂的男人多年后回忆说，他再也没有见过她，只有一次在车上，远远看见她抱着一个孩子跟在另一个男人身后，跟任何一个女人都没什么不同。

我欣赏这样的结尾，狠辣，不留余地。

其实导演路易·马勒再聪明不过了，即使面对面碰见，他俩又能说什么呢？也许他们会隔着大街上沉浮舞动的灰尘，平静地打招呼，说，你还好吧。一场永不重来的刻骨铭心就在平静的问候里等来它最后的结局。时间不能倒流，命运也不能逆转，所有失散时的焦虑绝望和以后生活里的撕心裂肺都沉到时间的底层，波澜不惊。是的，他们再也回不去了。我们也回不去了。

或许花开的意义只在于花开，鸟飞的意义只在于鸟飞，一个人消逝的意义只在于消逝。鸟尽弓藏绝对是真理，缘分尽了，彼此相忘于江湖，不要拖泥带水。

追忆似水年华的普鲁斯特这样描述爱情的消逝：我们听到她的名字不会感到肉体的痛苦，看到她的笔迹也不会发抖，我们不会为了在街上遇见她而改变我们的行程，情感现实逐渐地变成心理现实，成为我们的精神现状：冷漠和遗忘。但是，他笔锋一转，说，其实，当我们恋爱时，我们就预见到了日后的结局了，而正是这种预见让我们泪流满面。

时至今日，千帆过尽，能够使我们泪流满面的，不是爱情，是普鲁斯特。■



榕树下
摄/叶庆瑞

有人爱你备受摧残的容颜

文/李美皆

女人之所以恐惧红颜老去，除因自身在意外，更因男人在意。女人会在揣摩男人之后把那份在意加倍地反馈给自己。成年之后，年龄的增长对于女人比对于男人更残酷，因为女人理所当然地承担着人类更多的审美功能，或者用女性主义的表达——女性更多的是“被看”。

一位女作家死去活来折腾了二十年，终于跟那个比她大二十岁的男人结了婚，可有一天，那男人却在她换衣服时看着她松弛的身体说，想不到有一天你也会老成这样。任何一个女人，都不可能不在意这句话。首先，你不能要求一个上了年纪的女人身体不松弛；其次，不要忘了，这个男人还老上二十岁呢。这话所隐含的霸权思想是：男人再老也对得起女人，女人却老不得，一老就对不起男人。

张爱玲早就残酷地指出：没有几个女人是因为灵魂的美而被爱的。这粉碎了多少试图以精神来取胜的女性幻想呀。女人一旦不遭男人待见，也就很难真正遭自己待见了。有多少人愿意爱你备受摧残的容颜呢？于是，女权主义就

产生了。女权主义者往往年纪较大。因为，年轻时还有希望。由此观之，女权主义接近于一种焦灼和绝望的表达。

恋爱当然是女人最好的养颜剂，但反过来，如果有人爱你备受摧残的容颜，你还用担心自己变老吗？女人会永远感动于杜拉斯《情人》那个著名的开篇：

我已经老了，有一天，在一处公共场所的大厅里，有一个男人向我走来。他主动介绍自己，对我说：“我认识你，永远记得你。那时候，你还很年轻，人人都说你美，现在，我是特为来告诉你，对我来说，我觉得现在你比年轻的时候更美，那时你是年轻女人，与你那时的面貌相比，我更爱你现在备受摧残的面容。”

当你还是如花美眷，当然不需要倾听这样的语言。可是，当你老了，就需要经常重温这样的话了。而他正是在她“已经老了”的时候走过来对她说的。这样的爱，是人类的大善，是女人的福音。

叶芝的《当你老了》也是女人乐于传诵的诗句：

当你老了，头白了，睡思昏沉

炉火旁打盹，请取下这部诗歌
多少人爱你青春欢畅的时辰
爱慕你的美丽，假意或真心
只有一个人爱你那朝圣者的

灵魂

爱你衰老了的脸上痛苦的皱纹

总觉得就为这首诗，女人也值得去嫁给叶芝了，可事实并非如此。那个为叶芝所爱的女人毛德·岗，即便在已经离婚之后，叶芝又多次向她求婚的情况下，依然不同意嫁给他。到了晚年，叶芝又向其女儿求婚，同样未果。不管他如何热爱这个女人备受摧残的容颜，这个女人还是不愿意跟他一起慢慢变老，就算这个女人变老了，也还是一样不稀罕他。这简直如女人的年纪一样无奈。

不待我老到那个份上，谁把这首诗献给我只能引起轻轻的感动，但等我足够老了，效果就不一样了。如果已经有人在生命的末端等着爱我备受摧残的容颜，我将从容地走过去，不再惧怕衰老。

但是，会有人爱我备受摧残的容颜吗？——这个问号可以属于每一个女人。■